

爱情战争

〔香港〕马云



爱情战争

〔香港〕马云



花城出版社

爱情战争

马云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顺德桂洲印刷纸类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20,000字
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60-0417-6/I·385

定价：2.95元

内 容 提 要

铁拐侠盗故事是香港作家马云得意之作。本书收集的《爱情战争》与《名流夫人》两个长篇，足见这位现代的侠盗吕伟良不但有超常的智、力，更有伦常人情，使他逢凶化吉，化解了一个又一个悬案。

一位亭亭玉立的村女，不惜多方兼顾，用自己的姿色给枉死的母亲报仇。顿时间，城市乡村，一片混乱，演出一场又一场的“爱情战争”。到头来，痴心牛郎，竹篮打水，花花公子，一败涂地。

《名流夫人》说的是豪富名流竞选议员，给夫人招来追魂电话，十万巨款，弄出几条人命，使得往事依稀的名流夫人累遭波折，欲生欲死。原来是沽名钓誉竟成了发财之道。难怪贩毒巨头，制造出了一幕幕扑朔迷离的人命案。

目 录

爱 情 战 争

痴心牛郎	一往情深	2
村女娥眉	一反常态	32
城市乡间	一片混乱	60
花花公子	一败涂地	105

名 流 夫 人

十万巨款	一条人命	126
追魂电话	名流煞星	141
前程似锦	往事依稀	160
狡黠凶徒	血洒地盘	176
借酒行凶	三侠被捕	191
入狱设阱	义结歹徒	204
危言恐吓	俯首献金	217
沽名钓誉	发达之道	227

“是的，某些人就是如此。他们‘害怕’中国环境。”

爱情战争

[illegible]

“我恨不杀或不吊死那些对无谓的斗争感兴趣，白白地浪费整个生命精力的人，我决不愿意看到他们去替别人打仗。”

同土河兩岸方言，感到憤慨不平地說：「這是在『土』字面前，我們中國人，是絕對不能退讓的。我們中國人，是絕對不能退讓的。我們中國人，是絕對不能退讓的。」

[illegible]

“我十分相信，何先生一定会继续领导我们，直至取得最后胜利。白区不真像”

[illegible]

痴心牛郎 一往情深

“铁拐侠盗”吕伟良和他唯一的爱徒阿生，喜欢在晚饭后到公园去散步。尤其是自从他们迁进了一幢公寓式的住宅之后，根本没有太多的地方让他们练习武功，他们一有空，便只好到公园里走动一下。

夏令时间晚上八时了，天色仍未黑齐，橙黄色的晚霞留在海港的上空，美是美了，可惜黑夜就快来临。

师徒二人信步在水泥通道上走过，看见一个木牌漆上三个字：“狗公园”。

阿生不禁笑道：“看来我们的政府真肯替畜牲设想，既有防止虐畜会，又有狗公园，可惜没有防止虐人会，所以难怪箍颈党横行无忌，光天化日之下打劫行凶，恶人们视警察如无物。”

吕伟良说道：“这就是自由天堂的特色。狗辈有随地拉粪拉尿的自由，有犬吠狂叫的自由，而人却没有坐在草地上示威的自由，也没有叫喊口号的自由。难道人不如狗吗？那班应声虫议员不知怎的，忽然都变成了吃错药的哑巴！”

“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人们还会称这里为自由的天堂。”阿生悻悻然说。

吕伟良略作沉思，然后向阿生解释：“自由二字原是由‘不自由’反映出来的，大概由于某处地方的人民失去了自由，所以这里便给人认为是自由的天堂。可惜的是：这里的自由太多了。冒

险家有走私贩毒的自由。只要你小心一点，别让警方抓到证据，或者抓到了也不要紧，只要你设法请律师为你洗脱罪名，你可能依旧是一个名流，或者一位绅士。亡命之徒吗，他们也有杀人放火，强奸劫掠的自由，但同一理由，只要一句证据不足，他们又可以筹划下一次的不法勾当。”

“是的，难怪人家又叫这儿做‘冒险家的乐园’了。”

“不过，话虽如此，这里仍然有这里的好处，起码这里还有吃饭和睡觉的自由，但有些地方则连这起码的人生享受也没有，更别说其他了。”

突然间那边传来一阵人声呼喝，是管理员的声音在叫喊：“喂！不准在这里放风筝！”

一名十余岁的少年人不平地反驳道：“为什么不准？这里又不是禁区，又不是机场。”

“我说不准就不准，你瞧——”管理员指指树顶，上面有不少断了线的风筝，“你们这班小鬼给我们平添了不少额外工作啊！”

阿生冷眼旁观，感到愤愤不平地说：“这算什么？这是公园，供市民游憩的，如果样样不准，岂不有如监狱一般么？”

那管理员闻言回转头来，盯了阿生一眼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中国人！”阿生也白了他一眼。

这时候有不少游人围观，他们自然都是同情小孩子和阿生的。

管理员看见阿生态度强硬，下不了台，瞪住他道：“好小子，你等着瞧吧！回头老子把你赶出去！”

“我才不相信！”阿生双手叉腰说：“如果你真有此本领，我就叫你老子好了，否则，你便是我的孩子。”

旁观者忍不住又是一阵哄然大笑。

管理员有如丧家之犬，在笑声中跑开了。

孩子们仍在放风筝。

有个须发斑白的老年人说：“这位小哥，你真的是做得叫人舒

服。这班管理员真不像样，昨天有个长发阿飞躺在椅子上，他却视若无睹。老实说，每天我都到这儿来行行坐坐的，但椅子给一个人霸占着，我们只好坐草地了。”

阿生还未答话，已经有人说道：“这叫做欺善怕恶啊！”

又有人说：“做政府工的人，态度都是差不多的。”

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，突然又传来一阵急促步声，人声吵闹中，三名阿飞追逐一名青年人殴打。但是，刚才那个管理员却不知跑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了，公园里的游人也没有一个人敢去阻止。

阿生高声一喝，人已站在三名阿飞型青少年的面前，把手一横，喝问道：“兄弟，有什么事，慢慢说好吗？”

三名阿飞正杀得性起，看见阿生阻头阻势，更是火上加油。一人伸手就要把阿生推开，口里却咒骂道：“他妈的！关你什么事？走开！”

但是，阿生是何等样人？只见他伸手一摆，把那阿飞手臂拨开，看也未看得清楚他是如何出手的，那名阿飞已“蓬”的一声，倒向一旁。

其他两名阿飞喝一声，四拳齐上。

吕伟良一直袖手旁观，本来他想喝止阿生，但看见三名飞辈也太过目中无人，所以也没有制止阿生。

阿生看见三个阿飞手中都没有武器，更加不会把他们放在眼中。

手起掌落，横拳直腿，三名阿飞起初以为以三敌一，无有不胜之理，所以就连刚才被他们追打的青年人也不去理会，以为先把阿生收拾了，慢慢再说。可是，拳来脚往之际，忽然觉得越打越多，明明只有阿生一个人，但三名阿飞却感到这小子有七拳八腿，身前身后总是人，弄得他们团团而转。

围观的游人当初都替阿生担心，甚至有人纷纷远远避开了。

但是，现在他们之中有不少却看得出了神。

三对拳头六条腿，竟然被阿生玩弄于股掌之上。其中一名阿飞，杀得性起，蓦地摸出一柄弹簧刀来，“刷”的一声，出其不意，就要插向阿生胸前去。

阿生突然感到眼前一亮，心感不妙，急忙忙地退倒两步，仅可避过对方来势，却冷不提防，被身旁一名阿飞飞起一脚，将他踢倒。

阿生未及站起，持刀阿飞乘势进袭，阿生头脑冷静，冒险抢握对方手腕。“空手入白刃”的招数许多学过武功的人都会。但是，倒卧地上要灵活施展，确实不容易，阿生却在危急关头一试。

对方亦非弱者，他下扑之势极急，阿生仅可捉住他的手腕，于是二人立即在草地上滚作一团。

另外两名阿飞一时之间亦不知如何下手，他们当然希望帮自己人，可惜他们纠缠得几乎分不出敌我，而手臂与刀子却乱晃，如果从旁加入，好容易被刺伤。

等到他们有个机会从旁加入时，阿生已运足劲力，握得那名阿飞的手腕几乎折断。

刀子堕在草地上，但二人仍然扭作一团，难解难分。

一名阿飞企图冲前拾起草地上的刀子，但给吕伟良抢先一步，铁杖一挥，仿若打高尔夫球似的，刀子被铁杖击得飞上半空，落入矮林里。

阿飞生气地咆哮一声，回身又是一拳，但吕伟良瞧也不瞧他一眼，弯腰伸臂，抓住那阿飞的衣领凌空一摔，只见一条人影直栽进树林中去。

与此同时，阿生就地弯腿力蹴，与他纠缠的阿飞也凌空飞起，硬梆梆地跌向草坪上，“叭”的一声，跌得四脚朝天。

幸而那是一块草地，否则难免头破血流。但现在那阿飞也几乎跌至腰骨折断。他狼狈地爬起来，一步一拐的，夺路而逃。另

一名阿飞更加头也不敢回，趁着混乱中逃得无影无踪。

阿生心里仍在生气，一骨碌爬起来，就要追上去，却给吕伟良叫住。

吕伟良说：“穷寇莫追，算了，让他们走吧！我们还是过去看看那个青年人。”

刚才被三名阿飞围殴的青年人正躲在一角，想起刚才被人追逐的情形，犹有余悸。

他并没有离开公园，因为他晓得那样仍然可能有危险，说不定阿飞的同党正在另一个门口“恭候”他。所以，他宁愿躲在花丛背后，如果窥见吕伟良师徒二人打败了，那时再设法逃离这里。

但是，现在吕伟良他们打胜了。于是那青年人也由花丛后面跑了出来。

阿生问他：“你有没有受伤？”

那青年人道：“还好没有大碍，有的只是轻伤而已，多得二位仗义相助。”

吕伟良道：“别客气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到底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青年人道：“小姓林，叫林大牛，是个乡下人，我是为了找寻我的爱人而出城来的。”

“你的爱人？”阿生反问道：“你的爱人又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她当然也是个乡下少女，但是，有一次出城探亲时，却没有了下落。”青年人林大牛说道：“我为了查明真相，到城里一直找了她好几天，始终未能找到她的芳踪。今天不知怎的，我在路上突然遇见了三名阿飞，就是刚才那三个。他们先问我是否要找金玉娇？我说是的，他们就不由分说地向我进攻。幸而我机警，走得快，否则就糟了。”

阿生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这还成什么世界？难道街上连一个警察

也没有么？”

林大牛说：“我才觉得奇怪，沿途奔跑叫喊，不但没有警察出来援助我，大街上还有不少行人，可是他们根本不当作有任何事情发生似的。唉！要是我们乡间，我们的乡亲一定会闻声赶至，决不会视若无睹的。”

吕伟良道：“城里的人大都为了生活而忙碌，有时他们明知这样见死不救是不对的，但往往为了怕做证人而犹疑起来。”

阿生问道：“你的爱人失踪了，你为什么不报警呢？”

“报警又有什么用？他们只是循例备案，至今一个月有多，仍然音讯杳然，所以我才自己入城来找。”林大牛叹气说。

吕伟良问道：“你现在打算怎么样？报警验伤吗？”

“不！坦白点说，我对警察已失尽了信心。”林大牛又说：“与其报警，不如让我自己去想想办法吧！”

阿生说：“你这样一些线索也没有，相信要找到你的爱人亦非易事。”

“线索是有的，但中断了。”林大牛说，“玉娇进城本来是要找她的一位远房阿姨，但她的阿姨却说玉娇从未找过她。”

吕伟良沉吟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可能那班阿飞把你的爱人收藏起来了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。”林大牛说，“两位可惜不是警探，否则事情就易办了。”

阿生说：“你刚才不是说过，对警方失尽了信心么？”

“是的，那是由于玉娇一直没有消息，刚才在路上又没有警察帮助我，但是，如果二位是警探，刚才就可以抓住他们。”

吕伟良道：“虽然我们不是警探，但我们会设法帮助你。”

林大牛立刻露出一片喜悦之情，但瞬即又感到无限惊奇，问：

“二位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阿生说：“别理会我们是谁，总之我们是存心帮助你的。”

吕伟良邀林大牛返家，于是一行三人离开了公园。

出到公园门口，吕伟良突然裹足不前。阿生奇怪地问：“师傅，怎么啦？”

吕伟良翘首张目四望，似乎在搜索一些什么似的。

林大牛却担心地道：“小心啊！他们会拉大队来寻仇的。”

吕伟良道：“我也有此想法，可惜他们没有这样做呢。”

“你不怕他们人多势众吗？”林大牛又问。

吕伟良道：“怕也怕不来的，如果不冒险，我们很难知道他们是何方神圣。”

阿生这才明白吕伟良在那儿张望的目的。

三人在那儿公园门前逗留片刻，仍无动静，这才登车离去。

这时候，正是华灯初上之际，吕伟良看见林大牛毫无表情，不禁问道：“你真的很爱你的女朋友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跟玉娇订了婚。”林大牛说道，“为了她，我已经离家入城好几天了。”

吕伟良又问：“你是哪一条乡村的人？”

“林家村。”林大牛答道，“位于本市北郊的林家村。”

吕伟良和阿生师徒二人，对于当地的环境十分熟悉，即使远离市区，他们也知道林家村在什么地方。

车抵快乐大道，这儿正是吕伟良税居公寓式大厦之所在。

所谓公寓式大厦在此时此地并不多见，但在外国则极为普通，它的好处是管理统一，而且绝对不是招待所或公寓那一类时租旅店，而是真真正正的新型住宅。吕伟良自从将他的祖居卖掉之后，便一直跟阿生住在这里。

师徒二人招待林大牛在客厅里坐了下来。在谈话间他们才知道这青年人连晚饭还没有吃过，于是阿生弄一些东西让他充饥。

原来林大牛由乡间带出来的金钱差不多已经花光了。连日来他安步当车，有时早晚二餐亦只以面包充饥。东奔西跑亦无非希

望早日找回他的爱人金玉娇，可是，结果却令他失望。

师徒二人有感他一片痴心，决定助他一臂之力，务求替他找到金玉娇为止。

那一晚，林大牛就住在吕伟良的家里。

林大牛比阿生略大，年纪在二十岁左右。因此他们谈得非常投机。

翌日，吕伟良和阿生陪着林大牛再到金玉娇阿姨的家里去。

金玉娇的阿姨何太太是个三四十岁之间的中年妇人。她和她的丈夫何福住在一所旧楼里，这儿有着好几伙人家，何福夫妇住的是尾房。

何太太看见又是林大牛，显得满脸不高兴。

林大牛替她介绍吕伟良和阿生，但她瞧也不瞧他们一眼。

她只对林大牛说：“我早告诉过你了，玉娇一直没有来过。”

吕伟良一眼就看出这是个势利妇人。他问道：“金玉娇说是来城里找你的，难道连电话也没有一个么？我以为她起码也会拨个电话给你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何太太盯了吕伟良一眼，“难道我拐带人口么？”她睁大了双眼，左手撑腰，右手一指，喝道：“你给我滚！你不滚我就打电话叫警察！”

吕伟良觉得这个人太不讲理，笑道：“好极了，你不叫警察，我也想借用电话叫警察来！”

说着，他果真拄杖跑向电话机旁。何太太一个箭步冲前，抢先走在吕伟良的前面，把手一拦，说道：“不准用这里的电话，你要报警，可以到街上去。”

扰攘间，有个中年男子由房间里走出来，拉开沙哑的嗓子问道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吵吵闹闹的。”

吕伟良和阿生都可以一眼看出，这家伙是一名吸毒者，就是俗语所称的“道友”。只见他瘦骨嶙峋，面无人色，眼角浮肿而肮

脏，曾经三番四次混入下层社会的吕伟良和阿生，自然不会轻易被他瞒过。

他既然由何太太所居住的尾房走出来，大概此人就是何太太的丈夫何福吧？吕伟良和阿生师徒二人都这样忖测。

各人只是把视线集中到这名道友的身上，也未有人答话，何太太已经咆哮着说：“不关你事，进去进去！”

何太太果然是威风得很，那道友竟也垂头丧气地跑回房间里去了。吕伟良不禁问林大牛：“他是谁啊？”

林大牛道：“他就是玉娇的姨丈。”

吕伟良心里有数，偕同阿生和林大牛二人离开了那层旧楼。

回到路旁的汽车里，吕伟良对阿生说：“何福既是一名道友，事情就好办了。我们只要有些耐性，他迟早总会出来的。”

阿生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：我们要监视他，是不是？”

吕伟良点头说：“不错，他们的确大有可疑之处，同时这也是唯一可以追寻的线索。”

林大牛吃惊地说：“他们会不会把玉娇卖入火坑？”

“这倒难说了。”吕伟良道，“这世界的人心变了，有时为了钱，真的是什么事也敢做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更加非追查到底不可，玉娇父母双亡，只是寄居在姑母家里，这可怜的女孩，我们怎么可以看着她堕落呢！”林大牛说道。

话犹未完，何福就自那幢旧楼里走了出来。

车内三人都可以看见他匆匆忙忙地走向街口，阿生待他走了一程才开车跟踪。

吕伟良看看腕表，那时才不过中午十二时许。他说：“这个时候该是道友们开始活动的时间了。虽然未必个个如是，但大多数道友习惯了这午间时分以及下午四五点之间吸毒。如果我们推测不错，何福也许是要到毒窟里去。”

车子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一直跟踪何福。

最后，他们看见何福进入一条横街窄巷里。巷口有个飞型男子把守，但却未制止何福入内。吕伟良隔着车窗望过去，发觉那飞型男子东张西望的，就知道他正在把风。

巷内毫无疑问，大概就是贩毒的档口所在。

吕伟良了解这一切，但目前他并无心情去揭发贩毒的内幕，只急于替身旁的青年人林大牛找回他的爱人金玉娇。

“狡兔三窟”，吕伟良自然也了解到这些横巷是四通八达的。因此，如果这时候进去，毒贩固然要对付他们，就是何福亦可以由另外的出路遁去。所以，吕伟良决定改用了“守株待兔”的方法。

仅仅是两分钟之后，何福又自那儿出来了。

他刚出巷口，便鬼鬼祟祟的张望一番，好像担心附近有警察似的。

吕伟良他们的车子幸而停得很远。何福当然看不见他们了。

吕伟良看见何福依原路回来，附近的街道上又静得连行人也没有，于是心生一计。

待至何福走过车旁时，吕伟良突然出其不意地，推开了车门。

何福吓了一跳，回头想走，却给吕伟良跃前一手抓住。

阿生赶来协助，不由分说，就把何福推进了车厢里面去。

何福挣扎着说：“你们干什么？”

吕伟良扣住他的手腕，使他动弹不得。阿生则动手在他的身上搜索。

一小包海洛英，给阿生从何福的衣袋里搜了出来。

何福出乎意外地冷静，反问道：“你们这样算是什么？”

吕伟良道：“我们要将你交给警方。”

何福又问，“我犯了什么罪？”

“你藏毒。”吕伟良说。

何福竟笑道：“我知道你们不是警察，别装腔作势了，我可以在警方面前反指你们栽赃！”

吕伟良道：“可惜你忘记了，警方可以立即验出你是一名道友。”

何福那脸上得意的神色消失了。他问：“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”

吕伟良道：“只想知道金玉娇的下落。”

何福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“如果到了警局，你说知道也太迟了。”吕伟良说。

阿生踏上油门，作势就要开车，一边又说：“别跟他浪费时间，还是把他送往警局吧！”

何福果然吓得连声叫道：“请不要这样，我告诉你们就是！”

“那么快点照实说吧！我知道金玉娇一定来找过你们，是不？”吕伟良问。

何福点头道：“你们猜得不错，玉娇的确来找过我们。”

师徒二人和车中的林大牛都为之一怔。

车内三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问：“那么现在她在什么地方？”

何福道：“我也不大清楚。总之，玉娇来我们家里，要求我们介绍她到工厂里去工作。刚巧同屋住客之中有个男子章明，他在一家舞厅工作。我们明知他有办法，就把玉娇介绍给他。至于后来怎么样，我们就没有再去追究啦。”

林大牛怔怔地说：“果然我没有猜错，玉娇被人卖入火坑了。”

吕伟良执着何福的衣襟：“那个叫章明的家伙在哪里？”

“他刚迁走了。”何福说：“但他警告我们，任何人问及他的行踪，都不准说出来。更不要提及玉娇被他带走。”

林大牛生气地说：“你们简直岂有此理！这还成什么世界？”

吕伟良又问：“他在哪一间舞厅工作？”

何福道：“坦白说，我也不大清楚。”

“事到如今，你只有尽力帮助我们找回金玉娇，你才有希望将功赎罪，否则便只有准备坐牢。”吕伟良说：“现在我再问你一次，